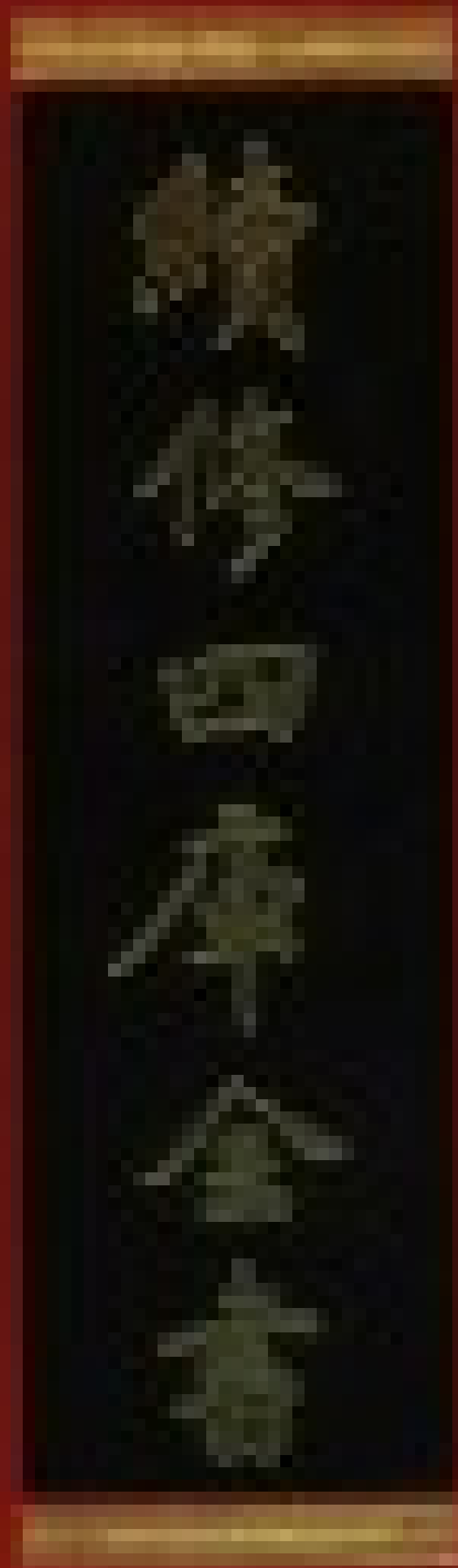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四一・史部・編年類

資治通鑑補二百九十四卷(卷二百三十八至卷二百九十四)

〔明〕嚴衍撰

.....
一

E278/01

資治通鑑補六

〔明〕嚴衍撰

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年盛氏思補樓活字印本影印原書
版框高一五二毫米寬二四八毫米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三十八

宋陳水司馬光編纂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五十四起四年七月盡七年九月凡三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上之下

元和四年秋七月壬戌御史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前爲

江西觀察使貪污僭侈丁卯貶憑臨賀尉臨賀漢屬蒼梧屬以

夷簡元鑑之元孫也高祖之孫上命裴維德資產李絳諫曰舊制

非反逆不籍其家上乃止憑之親友無敢送者楊陽尉徐晦爾至

藍田與別太常卿權德輿與晦善謂之曰君送楊陽尉誠爲厚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矣無乃爲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裝楊公知幾今日遠謫豈得不與

之別借如明公它日爲人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歎歎稱

之於朝後數日李夷簡奏爲監察御史晦謝曰晦平生未嘗得望

公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不負楊陽尉負國乎是月

渭南暴水壞廬舍二百餘戶溺死六百人命府司賑給上密問

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爲成德留後劉其德隸二州更爲一鎮

以離其勢并使承宗輸一稅請官吏一如師道何如李師道事見

李絳等對曰德隸之隸成德爲日已久貞元初王武俊一旦割

之恐承宗及其將士愛疑怨望得以爲辭況其鄰道情狀一同各

慮他日分割或潛相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願更三思所置二

稅官吏願因形祭使至彼白以其意諭承宗令上表陳乞如師道

例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則幸而繼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

無損上又問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付

授其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

之時不可失何如對曰羣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蜀謂劉闢吳

於反掌故詭譎競之人爭獻策豈勸開河北不爲國家深謀遠

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少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

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曾指之

臣劉闢李錡衛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圖錡徒以貨財啗之大軍

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誅之以其萬全故也成

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或深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

煦煦之恩元日氣日不知君臣順逆之理論之不從威之不服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將爲朝廷羞又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關代易必合爲一心蓋各

爲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

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轍西北戎謂吐蕃其爲憂患可勝道哉

濟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開可乘當臨事圖之於

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時吳少

誠病甚絳等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

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鄰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

從可議征討臣願捨恆憂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置翼

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變勢可與師南北之役俱與財力之用不

足備事不得已須救承宗則恩德虛施威令頓廢不如早賜處分

以收撫之必坐待機立必獲中蔡之利既而承宗久未得朝命

資治通鑑補 卷二三八

一

頗懼累表自訴八月壬午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詣真定宣慰
真定 承宗受詔其恭曰三軍見迫不暇俟朝旨請以德棣二州
以明懇款 丙申安南都護張舟奏破環王三萬眾林邑國至德
後改號環王

九月甲辰朔裴武復命庚戌以王承宗為成德節度使恆冀深

趙州觀察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係信軍節度使德棣二州觀察
使考異曰李司空論事初武衛使薛昌朝令論王承宗制德棣兩
州歸朝廷武衛使上言如朝廷意旨遂除昌朝德棣節度及
薛節至德州而昌朝已追到鎮州朝廷遂不行此及武衛事與
先上表差按實錄甲辰武至自鎮州庚戌除昌朝非武未還據
所上表除之也論昌朝高之子王氏之壻也故就用之田季安得
飛報先知之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遽遣
數百騎馳入德州執昌朝至真定囚之中使送昌朝過魏州季

安陽為其勢留使者果曰比至德州已不及矣上以裴武為欺罔
安陽為其勢留使者果曰比至德州已不及矣上以裴武為欺罔

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還先宿裴垠家明旦乃入見上怒甚以語李

絳欲貶武於嶺南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蓋貞元初
李懷光據

河中豈容今日遽為姦回盜賊多變詐人未易盡其情承宗始懼

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既蒙恩貸而鄰道皆不欲成德開分割之
端計必有陰行間說誘而脅之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

今陛下遣武使入逆亂之地使還一語不相應還置之遐荒臣恐
自今奉使賊庭者以武為戒苟求便身卑為依阿兩可之言冀因
譖誠具陳利害如此非國家之利也且垠武久處朝廷諳練事體
豈有使還未見天子而先宿宰相家乎臣敢為陛下必保其不然
此殆有讒人欲傷武及垠者願陛下察之上夏久曰理或有此遂
不問 丙辰振武奏吐蕃五萬餘騎至拂拂泉史如曰拂拂一本
又作拂拂泉在豐

州西受降城辛未豐州奏吐蕃萬餘騎至大石谷掠回鶻人貢道
北三百里 百兩元以後禁軍有功又中賞之尤承恩寵者方得護軍
故軍士日益橫府縣不能治有左神策軍吏李景賢長安富人錢
八千緡滿三歲不償京兆尹許孟容收捕賊緊立期使償日期滿
不足當死一軍大驚中尉訴於上上遣中使宣旨付本軍孟容不
之遣中使待至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為陛下尹京畿非抑
制豪強何以肅清疆下錢未舉償豈不可得上嘉其剛直而許之

京城震懼 上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鎮使之謂承宗
近德州

不奉詔冬十月癸未制削奪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曜
為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

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為國家征伐富貴成將帥近歲始以
賈油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八 唐紀五十四 四

中使為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
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則承曜乃制將也又充階軍招討處

置使則承曜乃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窺朝廷四夷聞之必笑
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臣

又恐劉濟茂昭及希朝從史乃至諸道將校皆恥受承曜指麾心
既不齊功何由立此是資承宗之計而挫諸將之勢也陛下念承

曜勳勞貴之可也憐其忠赤富之可也至於重國權柄動關理亂
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甯忍徇下之請而自隳法度從人之欲
而自損聖明何不思于一時之閒而取笑於萬代之後乎時諫官
御史論承曜職名太重者相屬上皆不聽戊子上下御延英殿度支
使李元素鹽鐵使李鄴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簡議大

夫孟簡給事中呂元膺移寶右補闕孤郁等極言其不可考異
承雅傳曰諫官御史上疏相屬皆言自古無中散人爲兵馬統帥
簡兵部侍郎許孟容等八人抗論不可若承雅傳則上不得已
是九人又平仲時爲諫議大夫非簡簡恐誤今從實錄上不得已
明日削承雅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爲宣慰而已李絳嘗極言宦官
驕橫侵害政事說毀忠貞上曰此風安敢爲就使爲之朕亦不
聽絳曰此風大抵不知仁義不分枉直惟利是嗜得賂則譽陌端
爲廉良佛意則毀龔黃爲貪暴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朝
夕左右浸潤以入之陛下必有時而信之矣自古宦官敗國者備
載方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己亥吐突承雅將神策兵發長安
命恆州四面藩鎮各進兵招討 初吳少誠龍其大將吳少陽名
以從弟署爲軍職出入少誠家如至親果遷申州刺史少誠病不
能治遣使請卷二百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知人家僮鮮于熊兒許以少誠命召少陽攝副使知軍州事少誠
有子元慶少陽殺之十一月己巳少誠薨少陽自爲留後 是月
以浙西蘇潤常等州旱饑出米二萬石賑給 是歲雲南王尋閣
勸卒子勸龍晟立 田季安聞吐突承雅將兵討王承宗聚其徒
曰師不踰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計爲
之奈何其將有超位而言者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
曰壯哉兵決出格沮者斬幽州牙將韓人譚忠爲劉濟使魏知其
謀入謂季安曰如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今王師越魏伐
趙不使番臣獨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謂中
古秦地也故謂之秦甲 若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夸服
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

恥於天下乎既恥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
舉涉河塞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趙非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
是上不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
魏君厚犒之于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而陰遣趙人晉曰魏若伐
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
反討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陣隙遣魏一城魏得持之秦
捷天子以爲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良安在魏
能承上命不皆也於趙有角尖之耗角尖言所耗者小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
能無意于魏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竊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
來是天容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堂陽美縣屬鉅
在州 忠歸幽州謀欲激劉濟討王承宗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
我怨趙必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
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齊怒曰爾何不直言濟與承宗反
乎命棄忠獄使人觀成德之境果不爲備後一日詔果來令濟專
護北疆勿使恢復掛胡憂而得專心于承宗濟乃解獄召忠曰信
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常義慮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
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
一旦示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
走告于天子曰虛從史鎮潞州 燕趙宿怨也今趙見伐而不備燕
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備燕也濟
曰今則奈何忠曰燕趙爲怨天下無不知自朱滔以來 今天子伐
趙君坐全燕之甲無一人濟易水者此正使潞人以燕賣怨於趙

賊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貽忠義之心而染私趙之符至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舉出後者醢以徇

賈元和五年春正月劉濟自將兵七萬人擊王承宗時諸軍皆未進濟獨前奮擊拔饒陽東鹿河東河中振武義武四軍為恒州北面招討會于定州會望夜軍吏以有外軍請能張燈張茂昭曰三

軍官軍也三鎮謂河中何謂外軍命張燈不禁行人不閉里門三夜如平日亦無敢喧譁者

後各一日丁卯河東將王榮拔王承宗潤涅鎮吐突承瓌至行營威令不振與承宗戰屢敗左神策大將軍鄧定進戰死走進驍將也

進驍劉闢軍中帶氣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監察御史元

稹奏攝之唐制御史分司東都稹令停務

以為不可制式一季係召還西京至敷水驛華州華陰縣西二

縣有數水鎮有內侍劉士元後至破驛門呼罵而入以馬鞭擊積

傷面上復引積前過貶江陵士元

翰林學士李絳崔羣言積無罪白居易上言昨元稹勘房式事心

雖徇公事稍過當既從重罰足以懲違況經謝恩旋又左降雖引

前事以為資辭然外議譴誼皆以為積與中使劉士元爭驛因此

獲罪夫士元踞破驛門驕辱朝官從前以來未有此事今中官有

罪未聞處置御史無過怨死當恐自今以後中使出外暴橫益

甚朝官受辱必無敢言縱被毆打亦吞聲而已又積為御史多所

便報怨臣聞德宗時有崔善貞者告李錡必反德宗不信遂與李錡錡掘地道至生瘞善貞曾未數年李錡果反至今天下為之痛心今若令藩鎮害疑恐自今無人為陛下當官執法矣惡惡有大秦猶陛下無從得知矣上不聽上以河朔方用兵不能討吳少陽三月己未以少陽為淮西節後諸軍討王承宗者久無功自居易上言以為河北本不當用兵今既出師承瓌未嘗苦戰已失大將

留亦是力難支敵希朝茂昭至新市鎮竟不能過

市縣屬新市為鎮屬九門縣劉濟引全軍攻圍樂壽久不能下

時屬深州在瀛州南六十里師道季安元不可保察其情狀似相

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陛下觀此事勢成功有何所望以臣愚

見須速罷兵若又遲疑其害有四可為痛惜者二可為深憂者二

何則若你有成即不論用度多少既的知不可即不合虛費糧

糧而後行事亦非晚今遲校一日則有一日之費更延旬月所費

滋多終須罷兵何如早罷以府庫錢帛百姓脂膏資助河北諸侯

轉令強大此臣為陛下痛惜者一也臣又恐河北諸將見吳少陽

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輕重同辭請書承宗書表繼來即義無不

許請而後拾體勢可知轉令承宗膠固同類如此則與奪皆由鄰

道恩信不出朝廷實恐威權歸河北此為陛下痛惜者二也今

天時已熱兵氣相蒸至於飢渴疲勞疾疫暴露驅以就戰人何以

堪縱不惜身亦難忍苦況神策烏雜城市之人例皆不慣如此忽

思生路一人若逃百人相扇一軍若散諸軍必搖事忽至此悔將

河陽已爲塞外之福豈敢更爲旅拒況重允所以能執從史本以杖順成功一旦自逆詔命安知同列不襲其迹而動乎重允軍中等夷甚多必不願重允獨爲主帥移之宅鎮乃愜叙心何憂其致亂乎上悅皆如其請壬辰以重允爲河陽節度使元陽爲昭義節度使戊戌貶盧從史驪州司馬 五月乙巳昭義軍三千餘人夜潰奔魏州 劉濟奏拔安平 庚申吐蕃遣其臣論思那熱入見且歸路泌鄭叔矩之柩 甲子奚寇靈州 六月甲申白居易復上奏以爲臣比請罷兵今之事勢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復何所待是時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暇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上遽令明日三殿對來

唐紀五十四 卷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上

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能密召承旨李絳 唐置翰林無承旨永貞元年上始命鄭絪爲承旨大德命大德置承相之密武內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專受專對翰林學士凡十餘人南鄭五明北鄭五明中隔花 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雖少恩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 考異曰居易嘗言吐突承繼臣招討使諫官上北用兵凡數十言皆上之所難言者上多聽納雖諫承繼事切上頗不悅謂李絳曰居易小子是放散而無忠于朕股肱難耐將對居易所以不遜死亡之誅事無巨細不言者蓋欲觀陛下下將力使罷耳陛下欲開諫諍之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居易是也由是多見聽納上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殿之北一日太液池中有蓬萊山自蓬萊池西出元武門入東門謂左右曰李絳元門朝苑中重元門苑之南門南對宮城元武門

必諫不如且止 秋七月庚子王承宗遣使自陳爲盧從史所離間乞輸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李師道等數上表請雪承宗 考異曰白居易請罷兵狀云劉濟近日情親近忠今忽罷兵虛傳其意又豈難對一入獨帳而不顧天下朝廷亦以師久無功丁未制洗雪承宗以爲成德軍節度使復以德棣二州與之悉罷諸道行營將士其賜布帛二十八萬端匹 唐制布帛六丈加劉濟中書令劉濟之討王承宗也以長子勣爲副大使掌幽州留務濟軍瀛州次子總時爲瀛州刺史濟翼爲行營都知兵馬使使屯饒陽濟有疾總與判官張玘孔目官成國寶謀詐使人從長安來曰朝廷以相公逗畱無功已除副大使爲節度使矣明日又使人來告曰副大使旌節已至太原又使人走而呼曰旌節已過代州舉軍驚駭濟憤怒不知所爲殺大將索與親厚者數十人追緝詣行營以張玘兄臬代知留務濟自朝至日晨不食渴索飲總因賁毒而進之乙卯濟薨總行至涿州 涿州南至冀州一百六十里 總矯以父命伏殺之遂領軍務 嶺南監軍許遂振以飛語毀節度使楊於陵於上上命召於陵還除充官裴垕曰於陵性廉直陛下以逮振故黜藩臣不可丁巳以於陵爲吏部侍郎遂振振自抵罪 八月乙亥上與宰相語及神仙問果有之乎李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帝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事見二百一卷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方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 九月己亥吐突承繼自行營還辛亥復爲左衛上將軍充左軍中尉裴垕曰承繼首唱

唐紀五十四 卷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上

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下繼以舊恩不加顯戮吐突承璀事言帝于東宮以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給事中段平仲呂元膺言承璀可斬李絳奏稱陛下不責承璀它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若或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或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寇乎願陛下割不忍之恩行不易之典使將帥有所懲勸開二日上詔承璀中尉降為軍器使唐中世以後置內諸司使以宦官為之軍器使其一也宋白曰軍器本屬軍器監中世置軍器使貞元四年廢中外相賀裴垕得風疾上甚惜之中使侯問勞午於道至於藥膳進退皆令疏闊丙寅以太常卿權德輿為禮部尚書同平章事義武節度使張茂昭請除代人欲舉族入朝河北諸鎮互遣人說止之茂昭不從凡四上表上乃許之以左庶子任迪簡為義武行軍司馬茂昭悉以易定二州海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唐憲宗元和五年書管綸授迪簡遣其妻子先行曰吾不欲子孫染於汚俗茂昭既去冬十月戊寅虞候楊伯玉作亂囚迪簡辛巳義武將士共殺伯玉兵馬使張佐元又作亂囚迪簡迪簡乞歸朝既而將士復殺佐元奉迪簡主軍務時易定府庫罄竭闕亦空開元五年為比五比為開元五年中門也迪簡無以犒士乃殺牛與士共食之身居戰門下經月府門列戟因將士感之其請迪簡還寢然後得安其位上命以綾絹十萬匹賜易定將士王辰以迪簡為義武節度使甲午以張茂昭撥校太尉兼中書舍河中憲陽晉絳節度使從行將校皆拜官右金吾大將軍伊慎以錢三萬緡賂右軍中尉第五從直求河中節度使從直恐事泄奏之十一月庚子從直為右衛將軍坐死者三人初慎自安州入朝人朝見上奏其子有主盟事朝廷因

以為安州刺史未能去也會省母卒於長安安利於兵權不時發喪郭岳觀察使鄒士美遣僚屬以事過其境有出迎因告以凶問先備監輿即日遣之甲辰會于繡義繡義上庚戌以前河中節度使王鐸為河東節度使上左右愛鐸厚賂多稱譽之時宰相李藩權德輿在中書有密旨曰王鐸可兼宰相宜即擬來藩即以鐸塗詔郭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矣何暇別作裴德輿因上奏曰宰相非序進之官唐虞以來方鎮為宰相者非大忠大勳則跋扈者朝廷或不得已而加之今鐸既無忠勳朝廷又非不得已何為遽以此名假之上乃止鐸有吏才工於完聚完是范希朝以河東全軍出屯河北謂討王承宗也耗散甚眾鐸到鎮之初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唐憲宗元和五年兵不滿三萬人馬不過六百匹歲餘兵至五萬人馬有五千匹器械精利倉庫充實又進家財三十萬緡上復欲加鐸平章事李絳諫曰鐸在太原雖頗著績效今因獻家財而命之若後世何上乃止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垕敗以疾辭位庚申罷為兵部尚書初在翰林舉李絳崔羣同輩密命及在相位用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擢李夷簡為御史中丞其後繼踵入相咸著名迹其餘量材賦職皆叶人望選任之精前後莫及議者謂垕作相才與時會知無不為于時朝無倖人百度咸理而再周遘疾以致休謝公論惜之十二月戊寅張茂昭入朝請還祖考之骨于京兆張茂昭祖皆葬河北壬午以御史中丞呂元膺為鄂岳觀察使元膺嘗欲夜登城門已鎮守者不為開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中難辨真偽雖中

丞亦不可元膺乃蒙明日罷為重職 翰林學士司勳郎中李絳
面陳吐突承雅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
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
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
使朕聞所不聞真忠臣也它日盡言皆應如是己丑以絳為中書
舍人學士如故絳嘗從容諫上聚財上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
政令所不及河湟數千里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
力不贖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
辛元和中六年春正月甲辰以彭義簡後吳少陽為節度使 庚申
以前淮南節度使李吉甫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二月壬申李
藩罷為太子詹事 丙子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張茂
濟通鑑補遺 卷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宣宗 元和六年

昭墓 己丑忻王造堯 遺代宗 宦官惡李絳在翰林以為戶部
侍郎判本司判度支故以判戶部為判本司此二十箇司之司也
上問故事戶部侍郎皆進美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
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其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
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為進奏是猶東庫移
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上嘉其直益重之 乙巳上問宰相為
政寬猛何先權德輿對曰泰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太宗觀
明堂圖禁扶人背 事見一百九十 是故安史以來屢有悖逆之臣
皆旋踵自亡由祖宗仁政結於人心人不能忘故也然則寬猛之
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 三月乙未以河南尹鄒士美為昭義節
度使昭義自李抱真以來私廚月費米六千石羊千口酒數十斛

鄙人困甚士美至悉蠲之出粟錢市物自給又肅從史時日具三
百人膳以餉牙兵士美曰卒衛于牙固職也安得廣費為私恩亦
能之 戊戌日晡有流星大如一斛器墜于充開聞聲震數百里
野雉皆雊所墜之上有赤氣如立蛇長丈餘至夕乃滅 夏四月
戊辰以兵部尚書裴瑒為太子賓客李吉甫惡之也 庚午以刑
部侍郎鹽鐵轉運使盧坦為戶部侍郎判度支或告泗州刺史薛
審為代北水運使有異馬不以獻事下度支使巡官往驗未返上
運之使品官劉泰昕按其事 唐內侍省有品官白身 盧坦曰陛下
既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繼往豈大臣不足信於品官乎臣請先
就黜免上召泰昕還 五月前行營糧料使于皋幕董溪 行營謂
州行 坐賊數千緡救貸其死皋謨流春州溪流封州行至潭州並
資通鑑補遺 卷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宣宗 元和六年

追遣中使賜死 春州漢合浦郡高涼縣地屬高涼郡之陽春縣
京師水陸四千五百一十里潭州古長沙郡舊 權德輿上言以為
皋謨等罪當死陛下肆諸市朝誰不懼法然不當已赦而殺之臣
知事已過往不可追咎但異時或有此比要須有司論報罰一懲
百孰不甘心溪營之子也 庚子以金吾大將軍李惟簡為鳳翔
節度使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伺更入攻抄人不得息惟
簡以為邊將當謹守備蓄財穀以待寇不啻觀小利起事盜恩禁
不得妄入其地 吐蕃界 益市耕牛鑄農器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
增懇田數十萬畝歲贖稅公私有餘販者流及他方 賜振武
節度使阿跌光進姓李氏 六月丁卯李吉甫奏自泰至隋十有
三代 吉甫所謂十三代以泰漢魏晉宋梁陳隋為數也 設官之多無如國家者天

寶以後中原宿兵見在可計者八十餘萬其餘悉為商賈度為僧道雜人色役不服川嶺者又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勞筋骨之人奉七分待衣食之輩也今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其間有職局軍出名異事同府寺廳廢督組因循者甚眾況敘財日寡而授祿至多設官有限而入色無人九流安得不難萬務安得不煩漢初置郡不過六十今天下三百郡一千四百縣或有一區之地虛設郡司一鄉之氓徒分縣職所費至廣所制全輕請敕有司詳定廢置吏員可省者省之州縣可併者併之入仕之塗可減者減之又國家舊章依品制俸官一品月俸錢三十緡職田祿米不過千斛白一品以下多少可知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錢自兵興後權臣增額諸使月大歷中權臣月俸至九千緡州俸錢給厚俸比開元制祿數倍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十七

無大小刺史皆千緡常衮為相始立限約事見二百二十三卷李泌又量其閑劇隨事增減事見二百三十三時謂通濟理難減制然猶有存職廢或謂去係存閑劇之閑厚薄頗異請敕有司詳考俸料雜給量定以聞按常衮為相增京官正員及諸道觀察使百官及畿內官月俸度置手力資課歲給錢左右上將軍以下又有六雜給一日糧米二日鹽三日私馬四日手力五日隨身六日春冬服私馬則有割豆手力則有資錢隨身則有糧米春冬本則有布絹雜給則有神藥大則軍平以州縣官有手力雜給錢李吉甫請就加於是命給事中長平仲中書舍人韋賢之兵部侍郎許孟容戶部侍郎李絳同詳定秋九月當平人梁悅報父仇殺秦果自詣縣請罪赦復離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異同固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問奏都省者尚書省也職方員外郎韓愈議以為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故聖人丁甯其義于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又周官曰凡報讎者誓于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于官則無罪也陛下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行于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于今者又周官所稱子復讎先告于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向敵人之責不能自言于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具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敕梁悅杖一百流循州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十七

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故聖人丁甯其義于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又周官曰凡報讎者誓于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于官則無罪也陛下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行于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于今者又周官所稱子復讎先告于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向敵人之責不能自言于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具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敕梁悅杖一百流循州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十七

東都四千八百里加東都至京師道里從可知也 甲寅吏部奏連救併省內外官計入自八員諸司流外一千七百六十九人 黔州大水壞城郭觀察使饒琬發溪洞蠻以治之 黔中觀察使領辰州施州長壽州忠州等處蠻夷等州又領黔州本州入後二年改黔州為黔州大歷五年更名敘州考 黔州元十三年以沅原黔州日傳傳作辰錦二州今從實錄 黔討之不能定戊午貶察開州刺史京師前一千四百六十里 冬十月戊寅詔曰邦畿之內百役所競雖勤恤之令亟行而供億之制猶廣重以經夏災嘆自秋霖澍南政虧播植之功西成失豐登之望內乏口食外率王徭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十七

豈惟轉輸之虞慮有餒殍之患京兆府每年所配折糶粟二十五萬石宜放與百姓今春所貸義倉粟方屬歲飢容至豐年送納元和五年已前諸色通租並放其外州遭水旱處通計所損便與除破不得檢覆 宣武節度使韓宏專務聚財積粟峻法樹威人不自保其弟充為牙將謙恭執禮未嘗懈怠由是大得士心充不自安又見宏在鎮久不入朝愈自危懼乃請入衛衛宏許之而不即遣至是因獵近郊單騎歸京師朝廷嘉其節權右金吾衛將軍十一月弓箭庫使劉希光愛羽林大將軍孫璿錢二萬緡為求方鎮事覺賜死事連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吐突承曜丙申以承曜為淮南監軍上問李絳朕出承曜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是上曰此家奴耳總以其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

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 十六宅諸王既不出閤考異曰新李吉甫

自犯自此至唐末皆云十六宅新傳誤也余按開元以來皇子多居禁中詔附苑或為大宮分院而處諸王宅中人抑之就大城參天了居其後增為十六宅舊史曰開元中安國寺東附苑城為大宅分院而居號王宅十王謂慶宗棣王李範永泰延濟其後盛儀壽豐僊王又就封其女嫁不以時選尚者皆由宦官入內宅此十六宅得名之始也其女嫁不以時選尚者皆由宦官率以厚賂自達李吉甫上言自古尚主必擇其人獨近世不然十二月王中詔封恩王等六女為縣主委中書門下宗正吏部選門地人才稱可者嫁之 己丑以戶部侍郎李絳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考異曰舊唐書吐突承曜傳是是歲將用絳為宰相前所言無不驗帝欲遂以爲相而承曜方盛忌其有毀短帝乃出確淮南監軍即日拜尋同平章事今按實錄出承曜至絳入相五十四日也初李吉甫當國經綜政事取職咸治引薦賢才頗有好善之風及自淮南召還再入爲相天下想望風采而多修舊

怨人始疑懼上頗知之故擢絳爲相吉甫等逢迎上意而絳鯁直數爭論於上前上多直絳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隙 四月辛卯朔黔州奏辰溪賊帥張伯靖寇播州費州 試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知上於吐突承曜恩顧未衰乃投醢上疏稱承曜有功希光無罪承曜久委心腹不宜遽棄知醢使諫議大夫孔戣見其副章詰實不受涉乃行賂請光順門通之 武后垂拱四年嘗置四校兵爲配仁色青仁者以卒有爲本以青團圍于東有能告變人及勸農之事者投之曰延恩團圍南方火位上夏色赤配信信者風化之本以丹團圍于南有能正諫論時政得失者投之曰招諫團圍西方金位上秋色白配義義者以歸決爲本以素團圍于西有欲自陳抑屈者投之曰申冤團圍北方水位上冬色白配智智者謀慮之本以元團圍于北有能告以謀智者投之曰通元團圍以諫議補拾充使于朝堂知制誥事每日所有投書至者其 幾聞之上疏極言涉險險天請加顯戮戊申貶涉峽州司倉 峽州古夷陵地蜀

州漢魏改涪州取涪之義周武帝以州扼三峽之口涉渤之兄改曰峽州舊志峽州京師東南一千八百八十八里 涉渤之兄

幾巢父之從子也 辛亥顯昭太子甯薨 是歲天下大稔米斗有直二錢者 元初七年春正月辛未以京兆尹元義方爲鄜坊觀察使初義方曠事吐突承曜李吉甫欲自託於承曜擢義方爲京兆尹李絳惡義方爲人故出之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除京兆少尹出臣鄜坊專作威福欺罔聰明上曰朕諸李絳不如是明日將問之義方惶愧而出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平對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

非徇公也上曰善朕知卿必不爾遂趣義方之官 振武河溢致
東受降城 二月壬辰詔以去秋旱歉賑京畿粟三十萬石及元
和六年春賑貸百姓粟二十四萬石並宜放免 三月丙戌上御
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
木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為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
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
典烽候所置大車三十里若有山岡隔絕須便安置得相望見
不必要限三十里其通遠者集城而置之每城置騎各一人
其放烽有一炬兩炬三
炬四炬隨數多少為差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
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為樂哉上忻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
謂左右曰吉甫專為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上嘗問宰相貞元中
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三

他人是使姦臣得乘間弄威福政事不理職此故也上曰然此亦
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
有再三執奏者皆懷祿偷安今日豈得專歸咎於德宗邪卿輩宜
用此為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李吉甫
常言人臣不當強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
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為忠上曰絳言是也吉甫至中
書臥不視事長吁而已李絳或久不諫上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
受邪將無事可諫也李吉甫又嘗言於上曰實謂人主之一柄不
可偏廢陛下踐阼以來惠澤深矣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頗加嚴
以振之上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拾成
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上峻

刑又數日上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
對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
笑竟日 夏四月丙辰以庫部郎中翰林學士崔彥為中書舍人
學士如故上嘉彥諫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崔彥連署然後進
之彥曰翰林舉動皆為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為之
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固不奉詔章三上上乃從之 五月
庚申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
不至為災事竟何如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西浙東秦狀皆云水
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可無災而妄
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為姦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
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三

耶朕適者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稅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
英殿日肝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
中所與處分獨官人官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其談為理之要殊不
知倦也 六月癸巳司徒同平章事杜佑以太保致仕佑為人敦
厚膂力尤精吏職雖外示寬和而內實精察然取或應變非其所
長也性好學雖位極將相而手不釋卷實明視事接對賓客夜則
燈下讀書孜孜不怠與賓佐談論人憚其穉而伏其博初開元末
劉秩採經史百家之言取周禮六官所職撰分門書三十五卷號
曰政典頗為時賢所賞房琯以為才過劉更生佑得其書尋味厥
旨以為條目未盡因而廣之加以開元禮樂書成二百卷號曰通
典禮樂刑政之源千載如指掌大為士君子所重 秋七月乙亥

立遂王有為太子更名恆考異曰舊唐書王承福曰時吐突承璀惡
非草議王欲以承璀自繼上則謂不承承理傳曰八年
召承理還乃罷相繼相繼承理復為神策中尉承理太子承
建王居長又多內助新傳亦曰承理太子承理承理太子承
據實錄六年十一月承理承理承理承理承理承理承理承
承理承理承理承理承理承理承理承理承理承理承理承
耳非忠昭初時也 恆郭貴妃之子也諸姬子澧王寬長於恆
上將立恆命崔暹為寬草讓表聲曰凡推已之有以與人謂之讓
遂王嫡子也寬何讓焉上乃止 新羅王重熙卒遣使冊命其相
金彥昇為新羅王 八月戊戌魏博節度使田季安薨初季安娶
洺州刺史元諒女元諒奔魏見二百三十五卷 德宗貞元十二年生子懷諫為節度副使
牙內兵馬使田興庭珣之子也少習儒書長通兵法善騎射勇而
有禮承嗣愛重之以為必與吾宗故名之曰興及事季安季安淫

賈治通鑑補卷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三

慮過甚真數規諫軍中賴之季安以為收眾心出為臨清鎮將將
欲殺之與陽為風痺灸灼滿身乃得免季安病風殺戮無度軍政
廢亂夫人元氏召諸將立懷諫為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還季
安於別寢月餘而薨召田興為步射都知兵馬使辛亥以左龍武
大將軍辭平為鄭滑節度使欲以控制魏博上與宰相議魏博事
李吉甫請與兵討之季終以為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
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上曰朕意亦以為然終曰臣竊觀兩河藩
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入恐其權任太重乘
間而謀已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眾心不
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為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購賞既重
刑誅又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為長策

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粗
能自固矣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
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從則曷日分兵之策適足為今日禍
亂之階也田氏不為屠肆則悉為俘囚矣何煩天兵哉彼自列將
起代主帥鄰道所惡莫甚於此彼不倚朝廷之援以自存則立為
鄰道所醜粉矣重 故臣以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
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救使賊中知之
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
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
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為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
曰善它日吉甫復於延英盛陳用兵之利且言錫糧金帛皆已有

賈治通鑑補卷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四

備上顧問終終對曰兵不可輕動前年討恆州四面發兵二十萬
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赴之天下騷動所費七百餘萬終說無成
功為天下笑謂吐突承 今瘡痍未復人皆憚戰若又以敕命驅
之臣恐非直無功或生它變況魏博不必用兵事勢明白願陛下
勿疑上奮身撫案曰朕不用兵決矣考異曰新吉甫傳魏博節度
平為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洛因圖上河北險要所在希張子
洛堂門壁每觀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圖信如卿料矣故臣
宗竟用李絳之策不用兵而魏 終曰陛下雖有是言恐退朝之後
復有焚毀聖聽者上正色厲聲曰朕志已決誰能惑之終乃拜賀
曰此社稷之福也既而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于家僮將士則數
以愛憎移易諸將眾皆憤怨朝命久不至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
士卒數千人入大譟譟興而拜請為留後興驚仆於地眾不散久之